

游进童年的泥鳅

杨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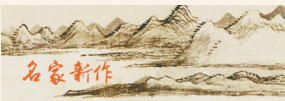


小时候,我生活在乡下。初夏时节,蓄满水的秧田是孩子们最爱的去处。他们不是去戏水,而是去捉泥鳅。从秧田灌水到秧苗拔节生长,原本栖居在沟渠里的泥鳅,会顺着秧田的进水口游进田里,它们在秧田里吃小虫、钻软泥,和捉它们的孩子们玩捉迷藏,这是那个年代乡间孩童最痴迷的日常乐事。

儿时的我并不知道,这些顺着水流悄悄住进秧田的泥鳅,其实是流水写就的一个个灵动的逗号:水流到哪里,它们就游到哪里,尾鳍轻轻一摆,便为整片田野增添了几个鲜活的生机。落单的泥鳅,往往藏在秧苗投下的光影里,一闪就没了踪迹;喜欢扎堆的泥鳅,游过之处总能激起一朵朵浑浊的小浪花。孩子们性子急,也

作者简介:

杨力,央视猴年(2016年)春晚小品《快乐老爸》原创作者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,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。



不懂什么叫耐心等待,秧田灌水不过两三天,就急不可耐地赤着脚踩进泥水里。脚陷进泥层里,滑得让人站不稳脚跟。晒暖的水温温热热的,湿软的泥凉凉的,泥鳅的身子滑溜溜的。可孩子们扑腾小半天,往往什么也捉不住,只搅得满田浑水晃荡,连秧苗都跟着晃来晃去,像是在笑话这群毛手毛脚的孩子。

其实捉泥鳅是有窍门的。大我们两岁的堂哥早就摸透了门道,他教我们的时候说:“要等田水经日晒慢慢变浅,水浅了,泥鳅就慌了神,会往泥里钻。要趁着它们刚钻到一半、身子还没全埋进去时,手猛地往下插,连泥带水一起捧起来。”我们照着方法做,可手一碰到那滑溜溜的身子,心先慌了,指缝一松,泥鳅便“哧溜”一下逃走了,只在掌心里留下一道凉丝丝、痒酥酥的滑痕。但也有不少得手的时候,当手指终于稳稳箍住一条肥硕的泥鳅,那种满心的惊喜,比夏天吃到第一块沙甜西瓜还要畅快。

最好玩的时段总在傍晚。太阳斜斜地挂在天边,把田水染成一片暖融融的金黄色。泥鳅总爱在这时候浮到水面透气,一个又一个细碎的小圆泡从泥里冒出来,我们就盯着那些水泡,屏住呼吸等它们露头。手要放轻,心要稳住,连田埂上老牛慢悠悠的反刍声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有时候手还没伸到水面,泥鳅已经警觉地沉了

下去;有时候它偏要和你比耐心,在水面下悠然地游着,尾巴一摆一摆的,像是在说:“来呀,来捉我呀。”

捉回家的泥鳅养在清水盆里,能活很长时间。而秧田里的泥鳅,像是永远也捉不尽一般。其实哪里是捉不尽,而是那时候的夏天还很长,慢悠悠的日子仿佛总也过不完。那时候我们都以为,这样的夏天会年复一年,永远不变。田里的水干了又满,满了又干,泥鳅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,而我们总以为,自己会永远是那群挽着裤脚、沾着满身泥点的孩子。

长大后才恍然明白,儿时的夏天本就是流水写下的一个逗号,而我们的童年,是逗号后无限延展的省略号。如今再回到乡下,秧田还在,沟渠也还在,可再也看不见挽着裤脚、俯身捉泥鳅的孩子了。现在的孩子大多待在空调房里玩游戏,很少有人知道,许多年前,有一群滑溜溜的小泥鳅曾经游进过一群孩子的童年,在水面下吐着亮晶晶的细碎水泡。

蹲在稻浪起伏的田埂边,我仿佛又触到了当年手心里那种滑溜溜、凉丝丝的触感。原来有些东西注定是捉不住的,比如滑溜的泥鳅,比如远去的夏天,比如那些浸在暖金色里、随田水轻轻晃荡的傍晚。它们从指缝间悄悄溜走,却像泥鳅一样永远游在心底,尾鳍轻轻一摆,便漾开一圈又一圈温柔的涟漪,成了一生都抹不去的记忆。

梧桐树下的“守钟人”

昭通市凤池九年一贯制学校 李佳遙



老街尽头的梧桐树下,摆着一个不起眼的修鞋摊。摊主是位60多岁的老人,街坊邻居都唤他钟师傅。他终日守在摊前,弓着背、眯着眼,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客人送来的鞋子。老街坊们都说他是个怪人:修鞋30年,从不涨价,也从不主动与人搭话。

从前我总觉得,他是我见过最无趣的人。别的修鞋匠闲下来还会和路人聊天说笑,他却像一尊雕塑,总保持着低头缝补的姿态。直到那个下雨的午后,我为了避雨躲进他的小棚子,才意外发现他藏了多年的秘密。

雨滴落在梧桐叶上,沙沙作响,我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,目光落在墙角一个落着薄灰的旧铁盒上。盒子半敞着,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各式各样的小物件:一枚带锈的旧校徽、几颗透亮的彩色玻璃珠、一只断了柄的塑料小梳子。“那是我的宝库。”钟师傅忽然开口,声音沙哑却透着温和。他放下手里的针线活,小心翼翼地取

出那枚校徽:“这是1982年一个赶考的学生卡在鞋跟缝里的。当时他急得满头大汗,等我帮他把校徽取出来之后,他说以后要当科学家。”

每一样小物件背后,他都能讲出一段完整的往事。彩色玻璃珠的主人是个总跟着大人来补鞋的小女孩,那时候她总是蹦蹦跳跳地来,说要攒够零花钱给妈妈买一双新鞋。断柄塑料梳子的主人,是个常来修工装鞋的建筑工人,他总说等攒够了钱,就回老家盖一栋敞亮的新房子。钟师傅说,这些年来他把客人遗落在摊上的小物件都好好收着,“万一哪天他们走得远了,还能回来找呢?”

雨渐渐停了,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投下满地斑驳的光影。我忽然明白,这个看似沉默寡言的老人,这些年一直都在安静地倾听、认真地记录。他用针线缝补的不只是鞋上的破洞,更是这座城市里,在匆忙脚步里悄悄遗落的细碎温情。每一双递到他手上的旧鞋,都藏着主人专属的

生活故事,而他,就是这些烟火故事最忠实的守护者。

后来我常绕路去钟师傅的小摊边坐会儿,慢慢发现他修鞋时有个特别的习惯:每缝一针,都会轻轻叹一口气,像是在为鞋子的磨损惋惜,又像是在为鞋子主人的奔波劳碌感慨。他总说,现在的年轻人走路都太快了,鞋子坏得也快,可惜没人愿意慢下来,听听旧鞋针脚里藏着的悄悄话。

梧桐叶绿了又黄,黄了又绿,钟师傅依然守在老街的老位置上。我终于慢慢懂得,最平凡的人,也可以拥有不平凡的灵魂。他是这条老街的“守钟人”,守着那些被人遗忘的旧时光,守着那些匆忙步履间不经意遗落的温柔。如今每当路过老街尽头,看见梧桐树下那个佝偻却安稳的身影,我的心底总会涌起一股暖流——原来这座城市最动人的诗篇,从来都写在最不起眼的烟火角落里。

(指导教师 曾恕敏)

山村里的温暖回忆

威信县旧城中学 杨真真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。家乡是一幅流淌着岁月温情的画卷,也是一方承载着故事与情感的天地,更是治愈心灵的港湾,在我们疲惫或迷茫时,给予我们最温暖的慰藉。

我的家乡坐落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,地方虽然普通,却留存着我许多鲜活的童年回忆。这些回忆如同藏在心底的珍珠,闪烁着温润的光芒,让我久久难以忘怀,每当夜深人静时,它们便会悄悄涌上心头,泛起层层涟漪。

清晨的鸡鸣清脆悠远,人们睁开惺忪的睡眼,打开窗,打开门,怀揣着对新一天的期盼,迎接崭新的日子。大人们生起灶火,锅碗瓢盆奏响欢快的序曲,炒菜的香气与柴火的轻烟交织,弥漫在空气里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闲话家长里短,袅

袅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,裹挟着烟火气息与生活的温度。吃完饭,小孩子们纷纷跑出门,就像刚出笼的小鸟,成群结队地玩耍奔跑,追逐嬉闹的身影在晨光里跳跃。瞧,这般景象多让人愉悦!阳光洒在他们红扑扑的脸颊上,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村落间。

到了上学的时辰,小孩子们一一告别父母,和伙伴们说说笑笑朝着学校走去。他们脚步轻快,书包在肩上晃荡,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校园生活的期待。课堂上的专注,看似漫长的,却充满了趣味;学校的时光,看似漫长的,却充满了趣味;在学校的时光,看似漫长的,却充满了趣味;在学校的时光,看似漫长的,却充满了趣味。

放学后,同学们尽情嬉闹,分享着彼此的趣事,教室瞬间成了欢乐的海洋。放学后,总能看见三五成群的学生结伴同

行,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一路上都洋溢着欢声笑语。还记得村口的小路旁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和一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,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。夏天一到,来到溪边就能听见孩子们的欢笑声。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在小溪里堆石拦水,垒起小小的水坝,我们欢呼着看水花四溅,捉小鱼小虾,任清凉的溪水从指缝间流过。玩累了,我们就倚靠在桂花树下乘凉。桂花香若有若无,微风拂过,送来阵阵清凉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

我的家乡虽然不大,却珍藏着我数不清的回忆。那些欢声笑语,那些温暖瞬间,如同涓涓细流,滋养着我的心灵,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(指导教师 李清富)

书香伴我行

威信县扎西镇石龙小学 刘鑫



同学们常常问我:“你的作文为什么写得这么好?是不是有什么秘诀?”我总是笑着指向教室里的小书架——那些静静排列的书,就是我最好的答案。

书是我忠实的朋友,为我推开了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知识就像一片无边的大海,我虽然不能游遍每一片海域,却始终懂得:每多读一本书,就能多领略一处别样的风景。

在我读过的许多书中,真正让我彻底爱上阅读的,是《海底两万里》。那是老师奖励给我的书,刚一翻开,我就被书中的内容牢牢吸引住了。

书里讲了一桩离奇的海上怪事:大海上频频出现神秘的“海怪”,先后有多艘船只被它撞坏。人们既害怕又疑惑,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。我越读越好奇,也跟着书中的角色一起猜测:这个神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?它为何能在坚硬的船身上留下规整的撞击痕迹?带着这一连串疑问,我迫不及待地往下读,跟着书中的角色一起踏上寻找真相的旅程。

那些日子,我整个人都沉浸在书的世

界里。尼摩船长神秘又勇敢,鹦鹉螺号神奇又强大。当他们潜入深海,看见五彩斑斓的珊瑚、形态各异的鱼儿时,我仿佛也跟着他们在海底探险。读到精彩处,我常常忘了时间,连妈妈喊我吃饭都听不见。合上书顶,我还久久回不过神,忍不住感叹:原来书里的世界,竟能这么广阔、这么奇妙!

从那以后,我便真正爱上了读书。古人云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读的书多了,我渐渐发现写作便不再是难事。更重要的是,读书教会了我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。心烦意乱时,只要捧起一本书,心绪就会慢慢沉静下来。

在我心里,书是一盏明灯,照亮我前行的路;书是一股清泉,滋养着我慢慢成长。它悄无声息,却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,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好。

如今,我的书架上又多了许多“新朋友”。我知道,只要一直读下去,就能看见更远的远方、更美的风景。

书香伴我行。愿我们都能在书的陪伴下,收获更多知识,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(指导教师 张心雨)



(题图 肖筱沫)

我的动物朋友

永善县示范小学 阙子云

每当我去奶奶家,看到水塘里的鸭子时,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两年前奶奶养的那只大白鸭。

大白鸭长着一身雪白的羽毛,扁扁的嘴巴,长长的脖颈。它那橙黄色的脚上长着3个脚趾,脚趾间连着薄薄的蹼。走起路来大摇大摆,活像一位神气十足的将军。当它卧在地上时,远远望去,宛如一团洁白的雪。

大白鸭的性情既温顺又凶猛。见到熟人时,它会伸着长长的脖子,在对方的脚边亲昵地蹭来蹭去。可一旦有陌生人来家里,它就会张开像小钳子一样的嘴巴,紧紧咬住对方的裤脚,说什么也不让陌生人进家门。

大白鸭还特别勇敢。还记得是一个月朗风清的夏夜,我们都已经进入梦乡,大白鸭像往常一样趴在鸡窝边打盹。突

然,一阵急促的鸡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,紧接着传来一阵扑腾声。我侧耳细听,“噉,噉,噉”,像是有东西在激烈缠斗。我连忙起身,快步冲向鸡窝。在月光下,我看到一只嘴巴尖尖、浑身黄褐色的家伙——黄鼠狼!它拖着长长的尾巴伏在鸡窝边,双眼闪着寒光,正对着大白鸭,仿佛在放狠话:“哪来的鸭子,敢阻拦我偷鸡!”我想冲上去赶走黄鼠狼,可又有点害怕。正在犹豫时,只见大白鸭伸长脖子,喘着粗气,张开翅膀,两眼圆睁,狠狠地瞪着黄鼠狼,好像在轻蔑地回怼:“你这个坏蛋,看我不收拾你!”双方对峙了一会儿,大白鸭趁黄鼠狼不备,猛地扑过去。黄鼠狼瞬间慌了神,尖叫一声,扭头逃向了夜色里。

这真是一只让人打心底敬佩的大白鸭啊!

秋天的雨

威信县旧城镇中心小学 余鸿希

秋天的雨,滴滴答答,滴在红彤彤的苹果上,滴在红玫瑰的枝干上,滴在柿子叶上。

秋天的雨,像一盒五彩斑斓的颜料。它把红色给了苹果,把紫色给了葡萄,把黄色给了向日葵……

秋天的雨,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。

田野里,金黄的稻谷在雨中笑弯了腰;橙色的南瓜挺着大肚子,好像在说:“丰收了,丰收了!”

秋天的雨,带给农民伯伯的是一首丰收的欢歌;带给小朋友的是一曲快乐的歌谣。

(指导教师 齐云)